

# 文字「通脹」

重，通脹、貶值，確是不爭的事實。曾經，各類拼音字母組合、簡稱、「造梗」，被當作互聯網新潮、叛逆的招牌；如今卻成為了美感墮陷與思辨沉淪的沼澤，令人陷入其中無法自拔。

有人拿「尊重多樣性」「存在即合理」作為藉口，但字裏行間，掩飾不住審美的缺失與匱乏、表達的淺薄與遲鈍。以前是有人為標新立異而故意不好好說話，如今其實是很多人想好好說話卻不會說了。洋洋灑灑的流水賬，不知所謂的「口水文」，輕佻、浮誇，大行其道。真正能提供知識、思考、美感的「硬通貨」越來越少。

很多媒體，也禁不住流量誘惑，而主動投懷送抱，隨波逐流，加劇了語言文字的逆淘汰，助長了低智、反智的氾濫。語言文字根植於社會才能有活力，我們亦不必處處咬文嚼字，拈鬚推敲。然文字的形態之美、音韻之美、意象之美，怎忍心任由作踐糟蹋？尤其是作為社會公器的傳媒，更應秉持操守。



##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前幾天，一篇探討「中文已死」的文章刷屏。如今，大眾似乎越來越不會說話寫字了，到處充斥着耍寶賣萌、嘩眾取寵的低質媚俗語言，或是詰屈聱牙、含混晦澀的「大廠文學」、官腔辭令。

由於計算機與手機打字的普及，提筆忘字成為通病；如今，「欲辨已忘言」又是流行症狀。遇到賞心悅目的佳人美景，管她是燕瘦環肥西子病，還是黛玉二喬屜三娘，統統都是「顏值爆錶」「粉了粉了」「YYDS」；任憑是春來江水綠如藍、漠漠水田飛白鷺，還是曉來誰染霜林醉、燕山雪花大如席，也一律是「打卡」「種草」「絕絕子」，再配上一連串的emoji、表情包、火星文。

說「中文已死」當然有些誇張，內中痛心疾首的哀鳴情緒加成；然文字的泡沫化、碎片化、注水化日趨嚴

# 「雲股東」

咳咳，我現在要正式宣布：本人已經成為兩家公司的「雲股東」。這兩家公司，一家是位於青島的主機遊戲電玩店，一家是位於黑龍江雙鴨山市的一家燒烤店。

到目前為止，主機遊戲電玩店包括我在內有九點八萬雲股東，而燒烤店則有十四萬。別看股東數量多，但前面加了個「雲」字，我們可是一分錢都沒出過，只是在B站上關注這兩家店主的話，類似家庭作坊，店主每天都會以Vlog的形式簡單記錄一下當天經營的狀況，不求精美但求真實。連續幾天天氣不好，沒人點燒烤，門可羅雀，店主開心不起來，我們千里之外看視頻的人，心裏也陰沉沉的；今天周末，主機店裏人多，賺了錢，雖然看視頻的我們一分錢沒有，但打心底裏高興。每到半年、一年，店主還會

很認真地做個半年回顧、年終總結什麼的，結算一下這段時間的經營情況，賺了多少還是虧了多少。屏幕前的一眾粉絲也是認真看着，不時留言出謀劃策，還有其他城市同樣開店的人來現身說法。

如今，越來越多創業者把自己創業的過程，以視頻記錄下來發到網上，既是一種對自己生命中特別旅程的時光記錄，也在客觀上對自己的店鋪起到了宣傳的作用。

「雲股東」們看着店鋪從無到有，也看到產品精益求精、服務不斷改進的過程，自然而然就產生了一種信任感與歸屬感。自己雖然沒有身處店鋪所在的城市，只能給視頻點讚轉發「捧個人場」，但也會推薦自己的朋友去那個城市旅行時真金白銀「捧個錢場」。



##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 貴州冰漿

夏天去貴州避暑，可以稱之為智者的選擇。六月的大太陽裏，各地都升起熱騰騰的霧氣，只有這裏還留有綠蔭，晴天最高溫也不會超過三十度，順着落日的腳步向前走，沒有催人流汗的熱浪，也沒有煩躁不安的心緒，一陣涼風平地起，萬物皆宜。這時候只要再點上一份冰漿，就是快樂勝過活神仙。貴陽的冰漿太低調了，低調到只活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裏，對外界變化全無興趣。它可能不知道這些年裏，港式糖水如何翻雲覆雨，攪起甜品版圖上的漣漪，也沒聽說台式綿綿冰走南闖北，帶着滿腹野心各處競技，當然，更有可能是它大智若愚，明明知曉一切，卻不為所動，安如泰山。可不管怎樣，既然來了貴州，這份冰漿的真相，就再不能視若無睹了。作為深藏功與名的礫冰大戶，貴州這個地方頗為神奇，米粉、洋芋支撐起半片天地，即便是茶餘飯後的甜食，也能說服糯米來一次驚艷的演繹。第一次吃冰漿的人，會誤以為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碗冰沙，但細細嚼下去，濃稠綿密，竟還有股沁人心脾的Q彈感！雖然似曾相識，但在冰品界絕對找不到同類。店家估計司空見慣了遊客這副難以置信的表情，此時就會跑出來，用「得逞」的微笑告訴你，這可是打碎的糯米。於是認知再一次被打碎重建，踉蹌在冰和糯米的默契裏，求得內心世界大和諧。不得不說，很多口感Q彈的東西，是能讓人上癮的；而夏天裏的冰，更是毫無疑問勾魂的主題，沒有一點點防備，兩位王者私下達成共識，一出手就把人打了個心服口服。冰漿口味任選，黃花牛奶味、西瓜綠豆味，也可以直接撒水果粒。到了這一步，任何神奇的搭配都見怪不怪了，畢竟珠玉在前，你我此時只能都付笑談。



##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牙齒有什麼用？吃東西。正確。防身？也對。遇到歹徒，纏鬥之際，使出咬功，是有些不講武德，但兔子急了還咬人呢，真到生死關頭，宋襄公式的體面不要也罷。拳擊？跑偏了，不過拳王在賽場上也用過牙齒武器。

其實，牙齒還有個歷史悠久的用途：定信。鄉下聊天，說到某事必須落實時，就會說：咬上個印吧！《倚天屠龍記》裏的殷離，一直念着張無忌咬她那一口。後來，趙敏知道了張無忌和「前任」這段秘聞，竟也咬他一口，還在傷口塗上藥，讓它爛得更深。而張翠山和殷素素之定情，也始於一咬。你看，因咬定情，咬茲在茲，竟是老張家祖傳的規矩。賈平凹的爭議小說《廢

都》裏，莊之蝶在情人脖子上咬下四個紅牙印，以示情烈。這種橋段，據說套取之更有爭議的古小說《金瓶梅》，待考。

不管怎麼說吧，牙齒在某些時候，確可當圖章用。我想，這不是由於咬痕有防偽性，而是疼痛帶來的記憶。近來科學家研究發現，咬牙時發出的聲音，經過牙齒結構和耳道，會形成獨一無二的聲波，由於每個人的牙齒結構有差別，咬合力度也不同，這種聲波被耳膜

度濕度適合，便勃然生長。柳絮的輕盈神秘，營造出浪漫意象，但也令人煩惱。其時如外出，張嘴常是一嘴毛，體質過敏的人還會皮膚發癢、眼皮紅腫。近年還流傳過柳絮傳播新冠病毒的謠言，更叫許多人認為柳絮不是好東西，最好能消滅絕跡。還真有科學家回應民意，措施是為雌性柳株打避孕針，但需連續施針、噴藥方可見效。最後雌柳便傷痕纍纍，葉黃株萎。另一招是把雌柳變為雄柳，如同人類變

北京處處見柳，飛花便是柳絮。柳樹竟分雌雄，每到春天傳宗接代的旺季，雌柳也母性大發，噴出柳絮，其種子藏於絮中，隨風飄拂，落地生根。溫

故事從「捅一刀」開始，最後亦在「捅一刀」結束。中年的簡宏成和寧宥現在各有家庭。二人年輕時是臨水市的大學同窗，宏成對寧宥甚有好感，可是無緣無故地寧宥對宏成不理不睬。之後宏成去深圳打工創業，白手興家，成為了商業富豪。宏成和寧宥後來在上海重遇，方知道原來寧宥本來姓崔，她的爸爸崔浩當年在工廠向簡志國廠長，即是宏成的爸爸捅了一刀。崔浩畏罪自殺了，簡家亦跌入困境，兩家人自此結成世仇，子女們互相仇恨，直到現在。

內地電視劇《相逢時節》有一個很文藝的名稱，三十八集的主線故事就在簡家和崔家（後來改了姓寧）的仇恨糾纏。寧宥的弟弟寧恕處心積慮要向簡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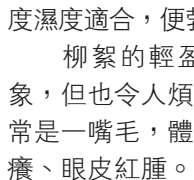
# 咬個牙印



##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春城飛花



##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報仇；簡家大姐簡敏敏亦視對方為摧毀自己幸福的元兇，故此對崔家一直窮追猛打。劇情圍繞着兩家人的計謀和誤會而產生一連串戲劇衝突；宏成和寧宥設法想化解兩家怨恨，彼此亦陷入當年的感情迷思。

有別港劇的大家族恩仇格局，《相》劇雖然都是說着兩家人的恩恩怨怨，但卻帶着中年人危機的側面反映。英文劇名「Challenges at Midlife」似乎更能表達角色的處境和心態。宏成、寧

魂斷威尼斯》的主題曲，封套也應景地配了一張威尼斯風光：J.M.W.透納所繪名作《海關大樓和感恩聖母教堂，威尼斯》的右側局部。

在輝煌的職業生涯中不斷旅行的透納共三次前往威尼斯採風，其畫風也隨着三次遊歷的體驗而不斷「進化」。此作於一八四三年完成，完美反映出畫家晚年啟發了印象派誕生的虛實相間、如夢如幻風景畫氛圍感。此時的透納已將達芬奇所擅的空氣透視法運用得爐火純青，水城的地標性建築感恩聖母教堂和前端的海關大樓就瀟灑在朦朧的水氣中若隱若現。兩側寬闊的運河河道旁建築和船隻桅杆依稀可

見，右側遠景處更彷彿「水天一色」，而前景岸邊幾艘清晰可見的貢多拉船則強化了遠近空間的虛實差異。身為詮釋光線的頂尖高手，透納顯然是在真實地捕捉水城那轉瞬即逝的光影瞬間。畫家的縮寫簽名隱藏在右下角唱片公司logo上方。

（「碟中畫」《馬勒交響曲選段》／《海關大樓和感恩聖母教堂，威尼斯》）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文明的尺度

麼讓我變了？大概是香港吧。來到香港之後，工作之外的交往關係裏，不論是第一次相遇，還是熟絡之後的交際，大家都保持着斯文有禮的社交禮儀，這個禮儀的底線，就是尊重私隱。我十分佩服港人對於他人私隱的尊重，即便是相交多年的朋友之間，也不會隨意打探婚姻、收入。這顯然和我在深圳時的生活圈形成了鮮明對比。至少，我深圳的一些朋友問起這些問題，是毫不顧忌的，但奇怪的是，我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也沒有絲毫被冒犯的感受。

在香港七年，我漸漸地提高了保護自己私隱的自覺，也尤其注意在交往中保持文明的尺度。比如，去社區裏做義工時，每每看到一些基層家庭在獲得幫助時幸福之情溢於言表，我就想用鏡頭記錄下來。但我嚴格恪守一個原則：必須徵得對方同意。我始終認為，在任何社交行為之中，如果沒有文明作為尺度，沒有最基本的尊重作為底線，那麼再「純粹的善」都會被可能的「盛氣凌人」之感破壞殆盡，這些一定要從細節做起，半點也馬虎不

得。每一個人行為中的這些細節累積在一起，就形成了這個城市文明的底色和標尺。所以，即便是非常親昵的朋友之間，合影或錄音也一定要徵得對方同意。

得。

接後，可用於驗證身份。這種驗證方法破解極難，即便還原了用戶的牙印也沒用。

如果此法得到推廣，我們上班也可以刷「牙」了，準確地說是刷咬牙聲。想像一下，排成一隊的人，個個神情嚴肅，依次努力咬合肌，齧牙咧嘴，魚貫而入。也可以連上手機藍牙，有電話進來時，無需動手，略一咬牙，便可接通了。這種新技術會不會有什麼副作用，還不得而知。曾聽幾位山東朋友說過一個自嘲段子：因為愛吃煎餅，山東人特別是臨沂人面部輪廓格外分明。這當然是打趣。但如每天都要咬好幾次牙，也難保不對面容、口腔產生影響。刷「牙」雖便，切不可貪「咬」啊。

性的道理，也要施行手術，把雌株樹冠去掉，接上雄株樹冠。待以時日，雌樹便長成一條「好漢」。

不論哪一招，在我看來，都違背了柳樹的生長規律，不講「樹」道。

某日在巴士站候車，也見到眼前絮花依稀，有些意外，也很是驚喜在香港重見學生時代的一幕。原來巴士站周邊也種有幾棵柳樹，香港的春夏之交便也見到柳絮飛揚。說起滅絮的爭議，我覺得不宜全面「節育」，只應向少量雌柳下手。人類大可配合做些自我保護，以留住「春城無處不飛花」的景象。那畢竟是大自然給予人類的美麗饋贈，也觸發古人留下過許多詩句。那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

魂斷威尼斯》

魂斷威尼斯》

魂斷威尼斯》

魂斷威尼斯》

魂斷威尼斯》

魂斷威尼斯》

魂斷威尼斯》

魂斷威尼斯》

魂斷威尼斯》

魂斷威尼斯》

魂斷威尼斯》

魂斷威尼斯》